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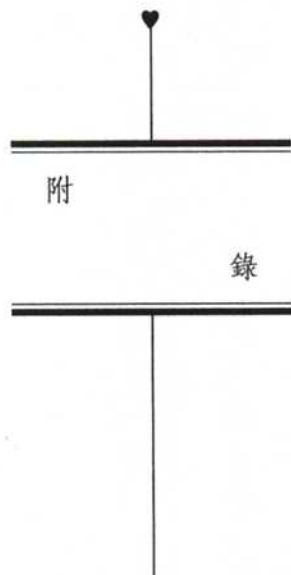
社會學的想像

C. Wright Mills / 著
張君玫 · 劉鈴佑 / 譯
國立編譯館 / 主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論
學
術
藝
師
精
神



對於自覺是古典傳統一部份的社會科學家個人而言，社會科學是一種技藝的實踐。一個研究實質問題的人，很快地就會厭倦方法與理論的清談；這種清談對他該做的研究是一大妨害。他相信，由一個做研究的學者親自說明其研究工作是如何進行的，比起一個很少或根本不做研究的專家所編造出來的一打「程序手冊」，來得更有價值。只有透過經驗老到的思想家之間的對談，彼此交換研究的實際做法，才可能將有用的方法論與理論觀傳授給初學者。因此，我覺得詳述我從事技藝的實際經驗是有用的。這些記錄當然是私人的看法，但是，我希望

其他人，尤其是剛起步著手獨立研究的人，透過他們自己的經驗，能夠知道這些看法並非只是私人的。

1

我想，最好的開始是提醒初學的你，在你所選擇加入的學術社羣中，最值得景仰的思想家不會把他們的研究與他們的生活分開來。不論是在研究或生活，他們都非常地認真，所以不可能容忍兩者的分離，而且，他們希望研究與生活之間能夠相互滋長。誠然，人們普遍認為這種分離是有必要的，我想，這是由於一般人目前所做的工作都非常空虛。不過，你將認知到，做為一個學者，你有得天獨厚的機會去安排一個可激勵良好工作習慣的生活方式。學術不僅是終生事業的選擇，也是生活的選擇；一個學術工作者，不論他是否認知到，在他努力工作並改善其技藝的同時，也形塑了他的自我；在他努力發揮自己的潛力，並把握任何時機的同時，他建構了一個以優秀工作者特質為核心的性格。

這意謂著，你必須在你的學術工作中，學著活用你的生活經驗：持續檢驗並詮釋你的生活經驗。就這個意義而言，藝師精神（craftsmanship）是你自己的中心，你親身涉入你可能研究的每一項學術產品。說你可以「有經驗」，意謂著一件事：你的過去，成就了也影響了你的現在，並且界定了你吸取未來經驗的能力。做為一個社會學家，你必須去控制這種微妙的交互作用，掌握你所經驗到的，並加以釐清；唯有如此，你

才可望運用它來引導並檢視你的反省，並在這個過程中，將自己造就成一個學術藝師（intellectual craftsman）。但是，要如何才能做到？有一種答案是：你必須建立一個檔案，用社會學家的口吻來說，我想就是：養成做筆記的習慣。許多富創造力的作家都做筆記；社會學家也必須如此才能有系統地反省。

在這種檔案當中，如我所將描述的，包含了私人經驗、專業活動、進行中的研究以及研究計劃。在這種檔案當中，你做為一個學術藝師，必須把你的學術工作與你私人的經驗結合在一起。在此，你不會不敢運用你的經驗，並將之直接關連到進行中的工作。你的檔案可以查核工作是否重複，因而節省你的精力。它也能鼓勵你抓住「一閃即逝的靈感」：這些觀念，或是出自日常生活，或是街頭偶而聽到的隻字片語，或是夢中所見。一旦記錄下來，這些題材便可能發展為系統性的思維，或賦予較特定的經驗學術上的意義。

你不難發現，造詣深厚的思想家是如何謹慎地在處理自己的心思，是如何縝密地在觀察自己的心思發展並加以組織。他們之所以如此珍惜自己最細微的經驗，是因為，一來現代人終其一生所能擁有的私人經驗實在太少了；二來對學術研究而言，這些經驗是如此重要的創意泉源。我漸漸相信，成熟工作者的一個典型特徵乃是，在信任私人經驗的同時，保持質疑的態度。這種曖昧的信任感，在任何學術探索中，乃是原創性所不可或缺的，而利用這個檔案，你可以發展並辯護這種信任。

藉著維持適切的檔案並由此發展出自我反省的習慣，你學習如何保持你內心世界的清醒。每當你強烈感受到某些事件或

觀念時，你必須努力不使它們流失，而應該記在你的檔案中，並且，找出它們的含義，並且告訴自己，這些感受或想法是如何愚蠢或如何可能加以利用。這個檔案也有助你建立書寫的習慣。如果你每週不至少寫作一次，你不可能「下筆如有神助」。在建構檔案的同時，你可以練習成爲一個作家，並因此，如人們所說的，強化你的表達能力。保存檔案，即是對經驗加以控制。

社會科學家最糟糕的行徑之一是，他們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才覺得必須寫下他們的「計劃」：即當他們爲某項研究或「專案」申請金錢補助時。大部份「計劃」的擬定，或精心撰寫，都是爲了申請補助。儘管這是標準做法，我仍然認爲極不可取：在某種程度上，這無異一種推銷術，而且，可能造成痛苦的虛偽；通常是遠在計劃成形的老早之前，恣意地誇大其詞，而將它「提報出來」；往往是胡扯亂講的，目的只在於把錢弄到手——不論是爲了所提報的研究，或是別有用心的目標，無論是多麼有價值的目標。一個從事實地研究的社會科學家，應該定期檢討「我的問題與計劃的進展狀況」。一個剛起步著手獨立研究的年輕人，應該反省這一點，別人不會對他期望太高，他自己也不宜好高騖遠，當然，他也不應該太執著在任何單一的計劃。他首先要做的只是組織他的論文，而不幸的是，不論篇幅長度，這通常是他第一件獨立作業的作品。在你工作到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時，做這種反省可能是最有收穫的——同時，別人或許也會開始對你的作品感興趣。

任何做研究一帆風順的社會科學家，在手頭上應該隨時都

有許多計劃，也就是想法，因此，他總是會想到一個問題：我下次要或應該做那一個計劃？而且，他應該針對他的主要工作流程建立一個小檔案，隨時記錄或改寫，而這些記錄只爲他自己或朋友間的討論所用。他應該時時細心而有心地檢視檔案，有時候，閒暇之餘也不妨看看。

這個程序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工具，引導並控制你的學術事業。我認爲，要適切地陳述「社會科學的主導問題」，唯一的基礎在於，社會科學家必須非正式而廣泛地切磋琢磨「我的問題進況」。在任何自由的學術社羣中，不太可能，當然也不應該，出現任何「一言堂」的問題取向。如果這種社羣既嚴謹又不失生氣盎然，個體之間會斷斷續續討論未來的研究。社會科學家的研究會斷斷續續出現針對問題、方法與理論的討論，可是最後還是會回到原先的研究；正在進行中的研究應該會形塑這些斷斷續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引導原先研究的走向。這些斷斷續續出現的問題，正是專業社團知識上安身立命之源頭。也正因爲如此，才需要建立你自己的檔案。

在你檔案中的各個題目下，包括想法、私人筆記、讀書摘要、參考書目以及計劃大綱。雖然，資料處理依個人習慣而異，不過我認爲，如果你能將這些項目全部整理成一個包括許多不同檔案的「專案」檔，會比較得心應手。題目當然會變動，有時相當頻繁。例如，在當學生的時候，爲了準備學科、撰寫論文以及期末報告，你會依據這三類工作來安排檔案。但是，在研究所一年左右，你會開始重新整理整個檔案，以便配

合論文的主計劃。然後，當你著手工作時，你會發現，在你的檔案中，沒有一個單一的計劃或檔案的主要範疇是主導一切的。事實上，檔案的用途正是在於激勵你擴展思考所用的範疇。而這些範疇改變的方式，某些範疇的增減，正顯示出你的學術進步與擴展。漸漸地，你會依據若干大專案安排你的檔案，並有許多逐年變動的次專案。

這些工作都和做筆記有關。你會需要養成一個習慣，在閱讀任何有價值的書籍時做大量筆記——雖然，我必要說，當你讀到爛書的時候，你可以引為殷鑑，讓自己寫出更好的作品。要把其他人的著作或自己的生活經驗轉譯入學術領域時，首先要給它一個形式。經常僅僅是為某項經驗命名的同時，會促使你去解釋它；僅僅從書中摘錄筆記的同時，往往也會刺激你去省思。此外，做筆記當然非常有助於你去理解書中的意思。

你的筆記，可能像我的一樣，變成兩種：閱讀某些非常重要的書時，你會努力抓住作者論證的結構，並記下筆記；但更常見的是，在幾年的獨立研究後，你會根據自己的興趣或檔案計劃，著眼於特殊的主題或項目，只閱讀書中的某些段落，而不是整本書。因此，你的讀書筆記不再忠實呈顯一本書的全貌。你會使用這個特定的觀念或事實，以便完成你自己的計劃。

2

但是，這種檔案——目前為止你可能覺得它看起來更像是某種奇怪的「筆」記——如何能夠應用到學術生產上呢？做好

這種檔案即是學術生產。那是一個不斷成長的儲藏庫，包含許多事實與想法——從最模糊的到最精練的。例如，在我決定要研究菁英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根據我想要瞭解的人，做一個粗略的分類大綱清單。

我決定要做這項研究的理由與過程，正顯示了生活經驗乃是學術研究的一個泉源。我已經不記得何時開始才算是真正關心「階層化」了，但我想應該是在第一次讀衛伯倫（Veblen）的時候。我總覺得他的「商業的」與「工業的」雇用等概念——從馬克思那裡翻譯過來的——不是很適用美國的學院大眾，很鬆散，甚至模糊。總之，我寫了一本有關於勞工組織和勞工領袖的書——出自政治的動機而寫；然後又寫了一本談中產階級的書——結合了我自己一九四五年以來在紐約市的經驗。隨即我的朋友建議我應該再寫一本關於上層階級的書，以完成一套三部曲。我想我沒有忘記他的提議；我斷斷續續讀巴爾扎克（Balzac）的作品，尤其是在四十年代，而巴爾扎克自我期許要「寫盡」他所談時期的社會中一切重要的階級與類型，令我頗有同感。我也寫了一篇有關「商業菁英」的論文，並收集整理了制憲時期以來美國政界最高階人士生涯的相關統計資料。這兩項工作的最初靈感來自一個美國史的專題討論課。

在撰述這幾篇論文與書籍，以及準備階層化課程的教材時，當然會殘餘一些有關上層階級的想法與事實。尤其在研究社會階層時，很難不超出所要研究對象的範圍，因為任何一個階層的「現實」大多和其他階層有關。因此，我開始構思一本

有關菁英的書。

然而，這還不是「這個專案」的「真正」起源；實際的情形是：(1)想法與計劃皆來自我的檔案，因為我所有的計劃自始至終都在我的檔案當中，而我寫的書不過是從我不斷輸進檔案的資料中整理出來的；(2)一陣子過後，我的想法中會充滿整組相關的問題。

草訂我的原始大綱之後，我回顧所有的檔案，除了那些與我的題目明顯相關的部份，也檢視看來似乎毫不相干的部份。將以往孤立的項目並列，並發掘未曾預料的關聯性，往往便能夠成功地激發出想像力。爲了這個特殊的問題範圍，我建了新檔，而這當然也使我必須重新安排其他的檔案。

當你重整你的檔案體系時，常會發覺，這可以說是在鬆綁你的想像力。在你試圖結合不同題目下的各種想法與筆記時，顯然就會有這種現象。這是一種組合的邏輯，而「運氣」有時也奇妙地從中扮演著一個主要角色。你會試圖以輕鬆的心情在檔案的學術資源當中，加入新的主題。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我也開始運用我的觀察與日常經驗。我首先思考我曾有的關於菁英問題的經驗，然後我去找那些我認爲對這個問題有經驗或想法的人談話。事實上，我現在開始改變我的研究慣例，以便能在生活中包含(1)那些屬於我曾經想研究的範圍內的人；(2)與那些人過從甚密的人；以及(3)通常因爲職業關係而對那些人感興趣的人。

我不知道最優秀的學術工作者必須具備那些完整的社會條件，但身邊無疑地必須包括一羣肯傾聽和交談的人——有時還

必須是虛構的人物。總之，只要我認爲有助於我研究工作的相關環境，包括社會的和思想的，我都會努力去體驗和瞭解。這就是我上面所說的，私人生活與學術生活融合的意義之一。

以當今的社會科學而言，好的作品不是，通常也不能，只取材於一篇清楚明白的經驗「研究」。相反的，必須同時包括許多好的研究，這些研究，在關鍵點上必須扣緊研究主題的狀況與趨勢。所以，必須重新整理現有材料並建構出一般性的假設陳述，然後才能決定從何處下手最恰當。

現在，我在檔案的「現存材料」中發現，和我的菁英研究相關的有三類：有一些和這個題目相關的理論；其他人所整理用來當成那些理論證據的材料；已經收集到並經過不同程度的集中處理，但尚未和理論掛勾的材料。唯有在利用這種現存材料且完成一個理論草案之後，我才能有效率地找出自己的論述主軸與預感，並設計研究來檢驗——雖然目前可能還不必要在現存材料與研究計劃之間反復推敲，留待以後再搞定。任何定稿的陳述，不僅必須「包含資料」，包括可以取得的資料與已知的資料，還必須以某種方式——肯定或否定這些理論。有時候很容易「說明」一個觀念，只要以資料翻案或佐證即可；有時則需要詳細分析或修正。有時候我可以系統性地安排現有理論，形成一個選擇的範圍，而以這個範圍來組織問題本身。①但是，有時候，我會在不同於原有的脈絡下來處理這些理論。總之，在我論菁英的著作中，我必須引用到諸如莫斯卡（Mosca）、熊彼德、衛伯倫、馬克思、拉斯維爾、米歇爾、韋伯以及巴烈圖等人的作品。

